

花火

君似小黄花

月落紫珊◎著

一代传奇大侠，

闻名中外

孝得人神共愤，

贱得雷打不动

晋江超高人气搞笑虐文

《花火》新晋古言小花旦月落紫珊真诚提醒：

他纵横江湖数十载，其实只是挖空心思追媳妇
本大侠，能掐，能捏，能打，能摔，任劳任怨，任蹂躏

太后，有兴趣私奔不？

『遇到“小黄花”这样的男人你就嫁了吧！』

世界末日不能不看的前爱古言，戳中你的笑点泪点和萌点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月落紫珊◎著

君似黃花

光明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君似小黄花 / 月落紫珊 著.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5112-2258-9

I. ①君… II. ①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989号

君似小黄花

著 者: 月落紫珊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刘 艳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mm 1/16

字 数: 267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258-9

定 价: 2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楔子

第一章 传奇大侠

于是这个传闻中无所不能的大侠，江湖上神一般的人物，总算愿以偿地被人挟持到家。

第二章 左府神医

刚刚还杂草丛生的后林园，此时已经寻不着半根的杂草。眼前豁然呈现出一块光洁的地面。前后不到一刻钟。

第三章 见死不救

话音一落，祝寿的脸色就更加难看了，眼里闪过一丝什么神情瞬间狰狞。

CONTENTS
目录



第八章 君临天下

心底好像有一个影子，正逐渐远去，她不自觉地抓紧手腕所缠之物。

第九章 物是人非

往事已矣，无法回头，何必留恋。

第十章 挟后私奔

他却伸出手，笑得比烈日更要耀眼：「我来接你离开这里。」

107

117

135

第四章 庙中黑影

突然间，她只觉心口颤动了一下。

第五章 所谓芳华

蓝影愣住，提着的心传来一阵阵的刺痛，瞬间听不到呼吸。

第六章 棋逢对手

虽然是预料之内的回答，却还是令她心间一颤。霎时，好似有一抹阳光，穿透了层层乌云，洒下了满地的金黄。

第七章 故人相约

德怀帝一生心怀社稷，远食色，膝下仅有一子，再无所出。

039

019

007 001

091

081

069

053

第十一章 山中岁月

即使那个人是他的小师弟，即使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即使他们久别重逢，即使他现在身受重伤。他还是忍不住想揍他！

149

第十二章 生生生离

那蓝色的身影立于满天的大雨之中，雨声掩盖所有的生气乃至呼吸，一时间世界就只余他一人，永世孤寂。

165

第十三章 信赖依赖

这样的信任，如果他只是自己的侄儿，必然是让人心喜，如果作为一个帝王，却是危险的。

179

第十四章 肖将出征

她只是想求一个安心，明知这世上，无人可以伤他，却还是放不下心，所以她才会这般不计后果的赶来。

189

第十五章 心生歧路

树枝儿冒出根根新芽，孕育了一个严冬的花苞初时绽放，芬芳却吹不进严实的房门。

205

第十六章 远赴边关

第二天，关于肖将军好男风的传言，整个军营上到左右将，下到烧饭的大伯无一不晓，一时间人人自危。

217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七章 先帝遗诏

可是心底隐隐多出来的那丝情绪是什么？那点私心，那想要独占她的冲动。

233

第十八章 此意已决

如同那一日，她牵着他的手，在群臣面前，一步步登上那个高台一般。现在正步步踏出门口，没有犹豫，没有回头。

247

第十九章 远离宫墙

怀仁七年八月初，突降天火引焚天牢，多名重犯葬身火海，曾权及一时的君太后，亦在此列，尸骨无存。帝甚哀，次日，大丧。

257

第二十章 拦路劫匪

时间疑问、狂喜、惊愕、不敢置信交织在那张绝色的容颜上，开出红通通的一片花海。

265

番外：山中佳人

275





JUNSI 楔子
XIAOHUANGHUA

奉和十年，三月初七。

夜色深沉，月凉如水。

凤仪宫大门紧闭，屋外大红灯笼高挂。不时有秋风吹过，灯笼左右摇摆，烛火忽明忽暗，原本是喜庆的色泽，此时却显得有些清冷。

静。

令人窒息的安静。

殿上身着黄色龙袍的男子，神色焦虑地踱着步子，“咚咚咚”的脚步声是此时唯一的声音。

下方跪着七八个人，以匍匐之态趴在地上，尽管额间早已经冷汗如雨，但仍是止不住全身的颤抖。天子的威严弥漫在整个殿内，无人出声更没有人敢抬头。

只能听着那似是索命的脚步之声，一步一步地回响着。

转身、踏步、停顿——不断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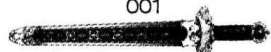
目光不期然地落在案上的长剑，眼神骤冷，一把拿起转身步下台阶，站立在最右侧的一名宫女旁边。

“说，你刚刚看见了什么？”

宫女闻言先是一僵，接着身形如风中落叶一般，颤抖得厉害，半晌才找着声音：“奴婢……看……看见皇后娘娘生……生了两名……”

“锵！”

一声清脆的拔剑之声，霎时血花四溢，宫婢终于止住了那无止境的颤抖，以





生命的代价。高溅的血红，不可避免地溅到其他宫女的身上，开出朵朵红花。仿佛是继承她的恐惧一般，剩下的人脸色顿时苍白如雪，无力地跪在地，浑身颤抖。

男子却没有停下他的脚步，缓缓走近第二名宫女，寒冰似的语调依然是同样的问题。

“告诉朕，你刚刚看到什么？”

“奴……奴婢……看到皇后……娘娘，生了一男一女……”

“锵！”语未落又是一剑，大片大片的血迹，流淌在殿内，渲染了一地。

下一个。

“奴婢看到……皇后娘娘，生了皇子……公主。”

“锵！”

再下一个。

“奴婢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有。”

“锵！”

再下一个。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锵！”

他就这么一个一个问下去，声音冷淡似冰，一声寒似一声，无论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挥下手中的剑，直到最后一个。

就如一个专程前来索命的恶鬼，浴着满身的鲜血，把殿下的人，全部吞噬干净，只余那一地似火燃烧的血红肆意蔓延。

一切源自于今日亥时。

皇后娘娘怀胎十月的肚子，众望所归地传来了动静。整个皇宫立即便乱成了一锅粥，不断有宫女进出凤仪宫，就连皇上也抛下众多议事的大臣飞奔而至，在寝宫外焦急地等候着。

直到一声啼哭破空而来，众人久悬的心，这才落了地。一向严谨的皇上，脸上也似溢着彩霞。

挂彩，燃红烛，道贺，普天同庆，繁忙之象更甚之前。

皇上第一个冲进寝宫，脸上是初为人父的欢颜，咧开的嘴似是永远都合不上，迫不及待地想要抱抱他第一个孩子。



然而正待他接过那可爱的孩儿，再次传出啼哭声，却令他伸出的手僵在半空，像是狂风而至，所有的喜庆欢悦全数散尽。

双生！

“两……两个，阴阳双……双生！”稳婆从床沿滚了下来，颤抖的手指着血迹斑斑的床上表情呆滞。

皇上原本红光满面的脸，霎时一片惨白。

“皇上，外面已经安排妥当！”有人推门而入，看了殿内一眼，短暂的惊讶过后，轻皱着眉头重新又合上了门。

“哐当”一声，长剑脱手，那浑身是血的人，一下找不着重心跌坐在地。手间微凉，触到地上的血迹，连又挪后几步。看着眼前自己制造出来的炼狱，心口紧得似是不能呼吸。

半会儿长叹一声，单手扶着额，正值壮年的景明帝，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十岁，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脸上全都是疲惫之色。

“皇上！”左念清上前一步，一脸正色地道，“事不宜迟，如若再拖下去只会越发不可收拾，到时皇上做什么都无益了。”

景明帝抬起头双眉拧成一团，转头看了内室一眼，顿时无限挣扎起来：“我能怎么办？这是我的孩子啊，你叫我怎么狠心……”

“皇上！”左念清声音一厉，“阴阳双生，自古就是大忌，大为不祥。如今的情势，若是让凌怀学一党知晓，只怕会以此大做文章，生出许多事端！”

“可……可那是我跟清儿的亲骨肉啊！”他脸上的挣扎更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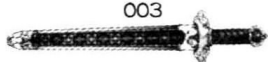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左念清继续劝道，“当初皇上一意孤行，不顾群臣反对坚持立娘娘为后，自此专宠一人，凌家一党早有异议，如今皇后诞下双生之胎，等于给了他们借口，逼皇上废后，到时清儿……”

景明帝一愣，脸色愈发难看了。

左念清继续道：“皇上，清儿……是我亲妹子，公主亦是我亲侄女。我跟皇上一股不舍，但如今的情势容不得继续犹豫了，就算是为了清儿。”

“清儿……”他喃喃轻语着转头看向寝宫，明黄的连帐内，昏暗的烛光忽明忽暗。里面力竭的母亲正熟睡着，尤不知外面的早已天翻地覆。

“自始皇开始便有诏令，阴阳双生乃世间大不祥。即便是民间如有此胎者，





母子皆是当斩不赦的。皇上叫我进宫，不就是为了救她们母子性命吗？”

他心中一沉，身侧的手紧紧抓拢，有血丝自指间滑下，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如今除了你我……”左念清回头看向地上的血海，轻闭了下眼，“再无知晓此事之人，只要公主随我出宫，那么一切都还不迟，一切都可挽救。”

他紧张地看着蹲坐在地上的人，心早已经悬在了弦上。但要叫一个父亲，亲手抛弃自己刚刚降世的女儿且永不相见，又是何等的残忍。

挣扎、痛苦、不舍全出现在那张脸上，苦苦地纠结着。

良久之后，他似是终于狠下心肠缓缓站起，手已经握得没了知觉，深吸一口气，声音深沉似是谷底传出：“带公主……走吧！”

左念清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随他一块儿入了寝宫。

床上的人还在睡，脸色很是苍白，额头还蓄着汗珠。被单之上血迹斑斑，还没有来得及清理，只因那些原本该来清理的人，此时也同样躺在了血泊之中。

疼惜地拢了拢床上人凌乱的发丝，才转身抱起旁边的孩子，正要交给后面左念清。

床上的人却突然醒了，疲惫的眼睛缓缓睁开，看清了眼前的人：“皇上……”声若游丝眼皮张合了几次，看到他的动作，突然猛地睁大眼睛，“皇上……皇上，你要干什么？”

他神情一凛，咬着牙快速把孩子递给了后面的左念清厉声道：“带她走，越远越好永远别再回来！”

“什么？皇上！”她不敢置信地睁大眼睛，母亲的本能使她不顾一切地扑下床去：“你们要干什么？皇上？孩子……孩子，那是我的孩子！哥……快把孩子还给我！”

“快走！”他加重音量，吼出声。

左念清一愣，这才反应过来，抱紧手中的孩子，转身急步奔了出去。

“不，孩子，我的孩子……”“扑通”一声，床上的人扑倒在地，血再次流了出来，染了一地，她却本能地趴着想要追出去。

“清儿，清儿！”他心痛如搅，抱紧地上的人紧紧地拥入怀里，“听话……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原谅我，原谅我！”

“不……不要！”她疯狂地挣扎，“轩辕明亦！那是我的孩子，是我们的孩



子。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你还给我！还给我！”

“清儿……”悲凄的哭声回荡在本该是喜庆的寝宫之内。满地火般的猩红，像是要把地面都给燃烧，红烛、结彩、灯笼把整个凤仪宫印成一片红色的火海。

本是喜庆，图留一片清冷，只有一个伤心母亲伤心欲绝的哭声不断地回响，久久不息。

天空撒下第一缕曙光，一辆马车正悄悄地驶离京城。

车上一名男子靠坐着，目光投向怀里紧抱着的娃儿，清秀的脸庞，眉宇之间颇有其母风范，一双水晶般的眼睛溜溜地打转，好像在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不哭，不吵，亦不闹。

“这孩子道是听话，即便是这般折腾也没见哭出来过。”男子轻笑出声，扶手摸了摸她的小脸蛋儿眼光霎时温柔，“想必将来定也会跟你娘一样，成为一代奇女子。”

他拉了拉她的襁褓，含笑着随口说道，转而又像是想到什么，眉头紧了紧长叹一声：“可惜你本是千金之体、金枝玉叶，如今却……唉！这也是你的造化。不过依我看来，能远离深宫未必不是件好事！”

大庆王朝，奉和八年，景明帝不顾众人的劝阻，执意立一平民女子左氏为后，由此引起朝堂诸多不满，二年后左氏诞下一儿，乃景明帝长子。却因此落下病根，终日药不离口苦无成效，于同年寒冬殒天。

景明帝顾念万分，自此再不近后宫半步，终思念成疾，太医想尽办法，却苦于心病难医。大庆奉和十五年正月，景明帝驾崩，举国同悲。

次年春，新帝登基，改国号为天兴，大赦天下，称德怀帝。

新帝年幼，不懂治国之道，朝政皆把持在大臣手中。内有首辅大臣凌怀学把持朝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外有平远将军袁不谦，手握兵权，天下兵马尽数彙中。

正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两党势力竞争日渐激烈互不相让。轩辕一氏之皇位岌岌可威。

然，天佑大庆，天兴十年，十五岁的德怀帝，初露锋芒，一边暗自铲除凌党势力；一边巧立名目，遣派袁不谦驻守边关，收回大量兵权。





年仅十五，已退下满身的稚气，坐实亲政，且手段高超，百官臣服。

但凌、袁两族乃太始皇开国以来的名门大族，其势力根深蒂固，虽表明上唯德怀帝是从，暗地里所作背道而驰之事，也不在少数。

皇城之内，仍旧持续着永不会落幕的波涛暗涌。



第一章

传奇大侠

JUNSI XIAOHUANGHUA

“小花，你还有什么也想不起来吗？”男子轻声问道。

“嗯！”

“你慢慢想不急的，反正我这里地方够大，你可先住着，千万别急着走。”
他偷瞄一眼旁边的人，心花怒放。

“其实……其实，你要是永远想不起来……也好。不不不，我不是咒你永远都失忆，你别误会，别误会。我的意思是……反正……反正这里跟其他地方差不多，而且你也住了两个月了，就算你一直想不起来，我……我……都照顾你。”

他斜着瞅一眼，见她没有生气，松了口气，再看一眼，抓头傻笑继续道：
“呵呵，其实我说的也不全对，应该说是你照顾我才对。你的医术这么厉害，随便给我擦点什么，我身上的伤好得连疤痕都没有了，真好呢，呵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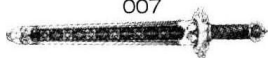
她眉头皱了一下，终于问：“你到底要说什么？”

“嘎？”他一脸被人猜中心思的窘迫，脸上火一样地烧了起来，“那个……那个……我是想说，如果……如果你走了，那我以后受伤就没有人帮我疗伤了，好可惜哦！”

“凭你的武功……”凤眼漫不经心地瞟了过来，“有人能伤你？”

“呃！”他顿时语塞，低头扭动手指，“那个……那个……事有万一，而且师傅也说过，一山还有一山高。”他胡乱编着理由，眼神越加小心翼翼，声音也越来越小，“我是说万一我哪天真受伤了，一定找不到人治的。所以能不能……永远都……都帮我疗伤？”

她愣了一下，映上他似要烧起来的脸，嘴角几不可见的扬了扬：“你的意思





是说，让我留下？”

“可……可以吗？”男子猛地抬起头，屏住呼吸，一眨不眨。

她状似认真地想了想，眼里一丝精光闪过：“我留有什么好处？”

“咦？好处？”他当真开始漫天地想着理由，“我……我天天做你喜欢的菜给你吃！”虽然他厨艺不佳。

“哦。”

“你喜欢看书，师傅房里的书，我帮你搬。”虽然师傅每次都会痛打他一顿。

“嗯。”

“我……我帮你采药，你要什么样的，我都找给你！”虽然十有八九会弄错。

“哦。”

“你喜欢拿兔子试药，我天天给你捉！”虽然后院已经躺了一堆的兔尸。

“咳咳！”

“还有……还有……”还有什么？哦，对了！“你兜肚要是再破了，我还帮你缝！”

“……”

“放心，这次我不缝兔子样的了，我缝你喜欢的花，所以留下……好不好？”

一阵凉爽的风吹过，某人的脸上袭上一片乌云，然后很坚定地转身跨步而去。

“出谷的路在哪儿？”

“咦？”心“咚当”一声碎成千万片。

“不要呀！小花！我听你的，都听你的！大不了我缝小草……小狗……小绵羊……”

“滚！”

三年后。

魔教圣地烈炎林。

时直正午，原本该是高高挂起的烈日，此时恰好被浓厚的乌云所掩盖暗淡无光。

数百人聚积在林中，手上皆是明晃晃的兵器，半数人身上已有血迹，更有重



伤倒地者。领头之人袈裟着身，手持一柄法杖满身正气，正是武林中德高望重的智言大师。他身边的人，服装各异，细看才知都是江湖上成名的正派大侠，例如黄山掌门，峨眉掌门，就连武当掌门也在其中。

但此时人人神情紧张，厉色以待一脸凝重的注视眼前将他们团团围住的大批人马。

魔教肆虐武林多时，行事诡异我行我素，为一己私欲，干下不少恶行，早已也在江湖上结下了不少的恩怨。

武林正派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任其肆虐江湖，于是这日以少林为首，率众派一举攻上烈炎峰，打算一举歼灭魔教。不料对方早已经知晓消息，在烈炎林布下了重兵，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众派损失惨重，只得且战且退，最终余下的人也被这林中早已埋伏的大队人马，围了个水泄不通。人多势众就算武艺高强如智言之辈，也无法从此突围而去。

“你们自视名门正派，原来只会些三脚猫的功夫，不过如此！”魔教教主严无厉笑得一脸的狂妄，冷眼扫过眼前不堪一击的众人。

“卑鄙！竟用烟毒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有人痛骂道。

“阿弥陀佛，施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切误再造杀孽！”智言大师上前一步劝道。

“哼！”他冷冷地哼声，“卑鄙？自古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什么杀孽？你刚刚上山杀我门人时可有想到杀孽？别在这里假仁假义了，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一套，今天你们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魔头休要嚣张，待我来会会你。”武当掌门是个急性子，自然受不了这种污辱，他是人群中某一没有中毒的人，随即一脸怒气地冲了上去。

“就凭你！”严无厉冷笑一声，半点也不把来人放在心上，轻灵地一个转身，就躲过了他的招式，随即回身一掌，不偏不倚地重重拍在他的肩上。

武当掌门顿时只觉劲气穿心，顷刻被震飞了出去，狠狠地撞在一棵树上。

全场哗然，早就听闻严无厉武功高强，却无人见过他出手，今日却只用几招就打败了盛名一时的武当掌门，可见武功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噗！”武当掌门吐出一口血，面子里子都丢光了，他何曾受过这般气。顿时也就豁出去了，强行站立起来大声骂道：“你这个魔头，就算你今日杀了我，我武当定也会找你讨回公道。”

“既然你执意找死，我就成全你！”严无厉也不客气，飞身而上打算给他再补上一掌。





眼看着就要直取武当掌门的性命，众人再想搭救也已经来不及。

千钧一发之际，突闻“嘎吱”一声响，一个巨大的影子从上空砸了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武当掌门身后的大树，由于他的一撞断了。

魔头一惊，连忙抽身闪开。

“轰隆”一声响，大树躺倒在地。

“哎哟！”哀号声在同一时刻响起，只见一团蓝色的影子，从成堆的树叶间，缓缓爬了出来伴着几许埋怨的声音，“谁这么缺德？好端端的把树砍了干吗？害我摔下来。”

在场之人皆是一惊，细看才知那是一个身着蓝色衣裳的青年，二十上下的年纪，长相很是俊朗，众人面面相觑却无人识得，看样子也不像是江湖中人。

但奇怪的是，这里这么多人，武功高强者更不在少数，竟无人发现他一直就在这树上。

“人家睡得好好的，扰人清梦是很不道德的。”他打着呵吹直了直懒腰，顺便抓了抓乱蓬蓬的头发，眨眨眼好似这才看清现状，受惊似的跳开一步，“哇，这么多人？打猎啊？不会吧！这林子没多少东西可抓的，我都在这好几天了。”

原来只是个山野猎户，众人这才回过神来。许是刚刚都忙着对付眼前的敌人，所以才没发现他。

青年低头看了看那棵树，摇了摇头一脸惋惜：“好可惜，这棵树我睡得挺舒服的。”

“小兄弟，”智言大师好心地提醒道，“此乃江湖恩怨与你无关，还是速速离开此地吧。”

“哦，好！”青年抓抓头，虽然不明白怎么回事，但小花说过，事不关己少问为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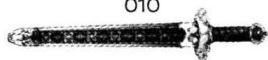
“慢着！”严无厉却在此时出声，冷冷地瞅了青年一眼道，“哪来的野小子？你当我烈炎林是什么地方，你想来便来，想走就走？”

“噢，难道要收银子吗？”他惊了一下问道，接着又连忙摇头，“我没钱！”

严无厉顿时语塞。

青年却眉头紧皱似是思考：“可师傅从没见过进哪处的林子也要收钱的啊，小花也没说过，对了！你见过小花没？”

“一派胡言！”早已被他的胡言乱语惹怒，严无厉眼里已经燃起了凶光，“烈炎林不收钱，只收命。”



“命，那可不行！”青年更加用力地摇头，“我的命要留给小花的。”

“哼！今日你命由我，不由人。”他冷哼一气，再次飞身而起，运气出掌挥了过去。

众人无不叹息这青年倒霉，白白送上了一条性命，偏偏他们就算有心想上前救人，无奈身受重伤再之剧毒动弹不得。

“那个我不是来打架的！”青年一脸慌乱连连摇手，后退一步却不想绊到背后的大树，“咣当”一下摔了个底朝天，却也因为如此，躲过了他的那一掌。

“别打别打啊！”青年从地上爬了起来，不断地摇着手，脸皱成一团，却不是惧意，反正有些像是——哀求？

“我答应过小花不打架的，你要是再打下去，将来她会罚我的！”

“什么小花？修得再胡言乱语，乱七八糟的。”一掌没有打中，引发了严无厉更大的怒气，“看你如此不济，那叫小花也厉害不到哪去！没风过世面的土包子，我先取了你的小命，再去杀那个小花。”

语落，青年和气讨好的脸顿时一沉，冷冷地看了过去没有回答，但那脸色显然已经不同，好似正渐渐的泛上了某种寒气，那清亮的双眸，顿时也变得深沉起来。

沉吟半会儿，青年才凉凉地道：“你骂我可以，但说小花不行！”

明明是很平淡的一句话，却无端给人一种寒到骨子里去的感觉，一字一句地渗进人心底，似是陈述着事实又似最严厉的警告。

严无厉内心一颤，突然涌出丝莫名的惧意。他定定神强自镇定下来，笑话！他纵横江湖这么多年，怎么会怕这个突然冒出野小子的眼神，随即咬咬牙笑自己的多心。

“我骂她又如何？今日我就取了你小命！”说完他再运足全力挥出一掌，直向青年拍了过去。

“小兄弟，快跑！”背后的武当掌门挣扎着想起身，无奈身受重伤。抬起头警告，却见前方的人动也不动，只是静静地看着前方，单手背身后，明明手无寸铁，却感觉周身围绕着一股寒气，把一切都排拒在外。

顿时被那种声势惊住。

严无厉的一掌，却已经不偏不移地打在了他的胸前。

众人无不叹息，等着他被一掌拍飞或是直接身首异处的景象，不少人还转过头去，不忍再看。

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青年仍是立着，似是一竿旗帜笔挺地站立，衣袂随风飘扬，似是天空的一抹碧蓝。转瞬间，他突然身形一震，一道身影反弹着飞了出去，却不是青年，而是严无厉。“轰隆”一声重重地砸在了一棵树上。

“噗——”严无厉喷出一口大血。

在场的众人纷纷睁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地看向那方未动的青年，就连严无厉自己也无法置信。那一掌，他运了十成的功力，打在他的身上却像是石沉大海半点反应没有，而他只是轻轻一动，排山倒海般的内力，却猛地反击回自己的体内，要不是他及时撤掌，只怕此时他已全身筋脉尽断而死。

这么青年的一个人，怎会有如此深厚的内力？不，不可能！不会的！刚刚定是他的错觉。

如今各大门派掌门尽在他手，只要杀了他们自己便可以一统江湖。这么关键的时刻怎么可能毁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里！

顾不得身上的重伤挣扎着起身，严无厉拔出身侧的剑，眼里已经杀气腾腾，瞪向旁边的手下吼道：“给我拿下这个可恶的小子！把他给我……”

话还未说完，只见蓝影一闪，严无厉顿觉脖间一紧，两脚已经踏空，青年的一只手已经牢牢地箍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道歉！”寒冰样的语气像是从冰里透出。

眼前的青年已经不是刚刚那个有些呆滞的人，那浑身透出的寒气，更似索命的冤魂。严无厉顿时大骇，眼睛猛地睁大，瞬间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道歉！”见他不回，他再次出声仍是那句话，一字一句。

严无厉想出声，但脖间己已经被箍得死死的，哪还说得出话？他奋力地挣扎却撼动不了那铁似的手臂，只能汇聚最后的真气，抓紧手中长剑猛地向前一刺。

青年眉头轻皱，身形一转，松开了他退后一步。好机会，严无厉趁机挥剑而上，直取他胸口。

却只见眼前一闪，甚至还来不及看清怎么回事，只感手间一轻，腹部传来一阵剧痛，那原来要挥出去的长剑，不知什么时候却插入了自己的胸膛，剑端正抓那青年的手。

眼睛暴睁，连呻吟都来不及笔直地倒了下去，里的光芒渐渐地暗去，怎么会？至死他都不明白在那转瞬之间，究竟是用什么方法夺下他手的剑反守为攻？

两招，严无厉用两招打败了武当掌门。

转瞬——同样是两招，他又却死在了这不知名的青年手下。而且谁都没有看